



撰文 沃尔夫·赖泽 (Wolf Reiser) 摄影 西蒙·诺福克 (Simon Norfolk)

千年陵碑 STONY SILENCE

今天的耐姆鲁特山 (Nemrut Dagı) 一如1881年那位德国工程师无意中发现这座遗址时一样, 依旧神秘莫测。无论它是座妄自尊大的纪念碑, 抑或是颂扬多元文化的古迹, 这座拥有两千年历史的陵墓始终像谜一般令人神往。

1881年夏天，酷暑难耐，德国公路工程师卡尔·赛斯特（Karl Sester）在安那托利亚南部探索建设新路的可行性。那是一条连接波斯波利斯和爱琴海的道路，用以取代古老的卵石路。不过，最让他感兴趣的是每天从驻扎的营地看到的景象——巨大呈圆锥状，高2,134米的耐姆鲁特山。当地的农民和牧羊人经常提起在山上看到的奇形怪状的巨大石像。一天清晨，赛斯特骑上骡子出发，沿着一条漫长而蜿蜒的山路，先顺着幼发拉底河岸，然后穿过清香的松林，经过无花果树、夹竹桃、橄榄树及葡萄园。没过多久，攀山小径越来越陡，而时间却显得漫长，一分一秒过去，只听见骡蹄踏地不规则的节拍。

赛斯特终于攀上顶部，当看到这座由几百万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砌成的伟大陵墓时，他惊愕得几乎摔到地上。坟墩的东面、西面以及北面都建有平台，完全不像是他曾经见过的景象，就像当初一对天神忽然遗下对弈中的一盘棋一样。在他面前有一尊尊浅色凝灰岩和淡绿色沙岩的雕像，其中一些雕像的躯干仍然坐在石造神座上。掉下来的头像有丰满的嘴唇和赫梯人高而尖的帽子，它们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平台上，

这都是侵蚀、地震，甚至人为破坏的结果。夕阳斜照，这些奇特漂亮的脸孔坚定地凝望远方。赛斯特在附近发现了一座气势迫人的狮子浮雕，四周为天文标志，狮子颈系新月。一些凌厉的鹰首似乎要从沙尘碎石中蹦出来。不少石板都刻上希腊文字，令赛斯特想到摩西及十诫。他安坐骡鞍，久久不能言语。在平台的众神像中，他认出宙斯、阿波罗及赫拉克勒斯。在回程的路上，他顿然醒悟：这座曾经举行过不少古代礼仪的陵墓，势必引起轰动。果不其然，耐姆鲁特山很快便被列为世界第8大奇观。

安提欧克一世的陵墓颂扬这位拥有半传说先祖的科马吉尼王国（公元前163年至公元72年）的伟大统治者，反映了当时的宗教及政治影响。巨大的希腊神像坐落石像

和巨狮之间；国王的马其顿及波斯祖先见于浮雕上。山顶被移平以建设陵墓的平台，可见工程之浩大。1987年，耐姆鲁特山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一年后，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派遣卡尔·赛斯特重返小亚细亚。与他同行的是考古学家奥图·普赫斯坦（Otto Puchstein）。他们与土耳其的同事在遗址内一丝不苟地发掘分类，修复重建，界定归类以及研究分析。他们很快便确定，这一宏伟壮观的露天奇景的策划者是国王安提欧克一世（King Antiochus I）。他留下的石刻碑文以5厘米高的希腊文详载了耐姆鲁特计划，可以视之为PowerPoint简报的经典古董版。

公元前70年至38年间，科马吉尼（Commagene）国王统治的国土类似古希腊形式的瑞士，是一个面积细小、和平而富庶的国家。它处在波斯与罗马帝国不稳定的边界之间，成为一个缓冲地带。国王既有维持势力均衡的本领，更有高明的政治及外交手腕，广受欢迎。其首都萨莫撒塔（Samosata）现已淹没在阿塔图克水坝（Ataturk Dam）形成的水库之下，在当时却为贸易及军事要冲。来自大马士革、亚美尼亚、黑海及帕米拉的商队和货船为科马吉尼王国带来源源不绝的金钱、货物及关税。在幼发拉底河中伴随着鲟鱼、鳟鱼“游泳”的，还有黄金与白银；肥沃的火山土壤令农作物丰收。当时的科马吉尼王国兴隆昌盛，闪耀生辉。在安提欧克国王统治的32年间，没有大屠杀，没有天灾，也没有人祸。在教育方面，只有（古希腊的）以弗所人可与之匹敌。

安提欧克国王向狮子星座求教，被告知在与反复无常的罗马帝国结交时要敏锐，要信奉受波斯影响的琐罗亚斯德教（即拜火教），推崇个人品德、真理及智慧等教义。国王视波斯大流士及亚历山大大帝为祖先，他有百般理由由于有生之年于耐姆鲁特山建造诸神殿，献给他敬奉的众神。在残留的三块浮雕中，描绘着安提欧克与诸神握手的图像，为世人留下凡人与奥林匹斯山建立永恒友谊的有形标记。在东西两面平台的宝座后方的石板上刻了圣谕，一共有237行，安提欧克在第36行中指出，自己“洞察先机为这座神圣的陵墓奠基……我的身体有幸完



这完全不像是他曾经见过的景象，就像当初一对天神忽然遗下对弈中的一盘棋一样。



右图：耐姆鲁特山的圆锥状陵墓坐落于一条沙尘滚滚的蜿蜒山径尽头，路途艰辛，须徒步25分钟才可到达山顶。

整地保留、成熟至老年，受上天惜爱的灵魂升天与宙斯的宝座同列后，身体将在永恒的时间里安息。”

1951年，德国考古学家弗德里·卡尔·唐纳（Friedrich Karl Dörner）开始深入研究这座大型墓地。他发现国王的建筑师先把耐姆鲁特山的顶峰移平，再用这些砂砾在山顶下约20米处，围绕山的中心精心修筑了三座平台。尽管国王希冀永恒的安息，却阻挡不了学术探索的不断深入。国王现在究竟埋在哪里？他曾经希望有什么陪葬品？他隐藏了什么重大秘密？他留下了这个大秘密存在的文字记录：“伟大的国王、神、公义之主……已经记录在案，根据这道律法，在神圣的纪念碑下记载了一则永垂不朽的讯息。”在一堆石砾之下，果真埋藏了天赐和平、繁荣，甚至是永生的锦囊吗？

在1950及1960年代，唐纳及美国的同事致力发掘，打开了多条地道，但很快便不得不放弃。“我们不能再深入，因为岩床阻碍了前行。”即使近年获准发掘的考古队伍，配备了液压起重机、三维扫描机、磁力计及最先进的激光设备，仍然无功而回。岩石依旧沉默不语，骄阳灼热如初，狂风照旧怒吼。没有坟墓，甚至连一个洞穴也找不到。庄严威武的耐姆鲁特山傲然捍卫它的秘密，其神秘魅力丝毫不减。

这些日子，寥寥可数的游客大清早从卡塔小镇开车过来，阳光照亮的清真寺绿色宣礼塔倒映在阿塔图克水库上。他们很快就进入了一条千回百转的道路，陡峭有如高山滑雪道，大约50公里后到达耐姆鲁特国家公园的大门。这里有一些库尔德族的食物摊子，出售水果、大饼、羊奶酪、热茶、酸乳酪和葡萄酒。再徒步25分钟就可以登上三座平台。两千多年前，安提欧克下令部下沿同一条道路朝圣，每月两次。无论是农民还是显贵，作为到达山顶的奖励都获祭司赐赠酒食。接着就是献祭、感恩、敬拜、聊天、祈祷及庆祝，那热闹场面堪比胡士托音乐节及《我的希腊婚礼》的奢华混合版。

如今，一切复归平静。然而，当我们置身于阿波罗、宙斯及赫拉克勒斯等巨大头像及宝座之间，从两旁有石狮、神鹰守护的古代祭坛举目远眺，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再联想到遥远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，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。身处顶峰，你几乎是独自一人，可以纵情于妙境，任思绪天马行空。此时，这些沉默的雕像引发我们去思考纪念碑的包容与和谐。无论是出于国王的妄自尊大还是一个凡人的谦恭，耐姆鲁特山都渗透着跨文化的融和精神。❖

